

# 田园的忧郁

经典之作 名家译本

〔日〕佐藤春夫——著

吴树文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# 田园的忧郁

经典  
院作  
名家译本



〔日〕佐藤春夫——著

吴树文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田园的忧郁/(日)佐藤春夫著;吴树文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  
(日本中篇经典)  
ISBN 978-7-02-010939-5

I. ①田… II. ①佐… ②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20428 号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王皎娇  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93 千字  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6.25  
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939-5  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目 录

阿绢兄妹 1

田园的忧郁 40

## 阿绢兄妹

我曾经在 K 县 T 郡的 N 村住过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就觉得妙不可言。当时，我究竟为什么要想住到那样偏僻的乡村去呢？今天来分析一下的话，看来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理。不过，我当时真的打算在那个村子里度过我的一生呢。这事离现在不过两年左右，但我总觉得像是十多年以前的旧事，也许在那乡村一年不到的生活竟使我老了十岁吧，因为我在那乡村里的生活是非常寂寞的。我已把自己当时的生活状况写在《病蔷薇》(又名《田园的忧郁》)这部作品中了。

当时我自身的心情是寂寞的，而那乡村本身也是个十分寂寞的地方，换句话说，正是这一点很配我当时的胃口。那乡村离东京、横滨、八王子都只有七八里<sup>①</sup>远，但是从村子到这些城市去的话，交通非常不便。那里从前盛产铁路枕木，同行中无人不晓。这 N 村离开神奈川至八王子的铁路线有一里多路，一旦没赶上这条铁路线上的火车，那就非得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里是指日里，一日里约合四公里。

空等三个小时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毋宁说乘火车反而是不便的。村里的人外出，除了可乘公共马车到神奈川，只有步行。就说去马车行吧，离我所住的那一带尚有一里的路程呢。不过村里的人一点儿都不感到有什么不方便，因为他们过着极其单纯的生活。仔细一想，在我们所居住的东京附近竟有如此荒僻闭塞的乡村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其实我当初偶然发现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也着实吃了一惊：那时我坐在颠簸而行的公共马车上，两眼望着路旁的田地、水塘、桥、树林、桑地、栽有杂树的丘陵以及长有桃树、梨树的果园，忽然，我的眼前展现出这块天地，引起了我的惊异。不过仔细一想，正是因为毗邻着大城市，反而会出现这样的地区。这是发人玩味的事，也是令人寻思的事。

村子所在地位于武藏野的一角，是在平原地带向山丘地带过渡的区域。那里重重叠叠地罗列着不少普通的山丘。在山丘地带的某些地方，大雨后常常会看到一些上古年代留下来的石矢。而在T川的上游——只有这一段流域有着一点儿开发过的农地，可以看到富士山山脉的某一支出现在南面山丘的远处。从某些角度看，富士山只露出它那雪白的山

巅，秩父山脉的诸山峰像云层似的——到夏季，无人不认为是云——它微微发黑地显现在西面的地平线上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只见沿着那条大道的一侧，星散着几簇旧茅屋，而在远离大道的山丘深处，也有一些旧茅屋的屋顶出现。这些茅屋似乎在告诉人们：古人是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定居的。而我住的房子，就是这种茅屋。

起初，我在N村I地区借了寺庙里的一间屋子住下来；大约过了三个月，就迁居到同村的K地区，租了一所房子。K要比I多走半里上坡路，所以更加不方便。

在我们从I往K搬家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来替我们引路，还帮我们搬行李，替我们在房前的水渠里洗濯发了黑的纸拉门。她热情、熟练地帮着我们料理。后来，她就经常到我们家中来走走了。我的妻子（这女人后来同我分离了）本就缺少个攀谈的人，所以经常同这个女人谈论各种事情，还不时地把衣物托给她去洗。

“真是个好女人哪！”我的妻子经常这样地夸她。

这个女人叫阿琴，是村里的木桶匠万平的妻子，当时大约有三十五六岁，或许还要年轻些也说不定。不过说老实

话，她长得很丑，所以实际上有多少岁数并不重要。阿琴的皮肤黝黑，脸形像栗子，面部又平又扁，大大的脑袋，几乎没有下颚，身体又肥又胖。她的丈夫万平是一副蟋蟀似的长相，身体瘦瘠。像他们这种长相的人，确实只有在那些农村中才会有，城市里是绝对看不到的。万平非常喜爱狗，有时会跑来看看我的狗，不过他并不常来。阿琴却是经常来我们家的。秋季夜长后，阿琴会提着种种农产品，冒着连绵不断的秋雨来串门，并找出些话来谈论，她好像很爱攀谈。有一次，也是在这样的雨夜里，阿琴突然谈起了她自己的身世。我不知道我的妻子和阿琴平时常谈些什么内容，但是这天晚上碰巧我也在火盆旁，于是听到了阿琴说的话。阿琴的话要比我想象中来得有趣。我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兴趣，一直听她把话说完。这时我不禁惊叹：一个外表极平庸的女人竟能忍受如此不寻常的命运！我以方知渊深的心情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阿琴。我多多少少受到了感动，这也许同阿琴想引起我们关注的着眼点大相径庭，但是她的话确实打动了我的心。阿琴为此显得很高兴，说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人像我这样专心倾听她的谈话，所以阿琴向我表示了谢意。从此以后，阿琴



一有空就来看我们，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反反复复谈着她的身世。说起来，我这个人真是任性的汉子——我本是到乡间来寻孤独的，然而半年不到，我就对这种寂寞的乡间生活感到不满了。我由一种莫可名状的乡愁（指心和身），变为身心动辄就焦躁不安的状态。于是阿琴的谈话也终于使我感到很不愉快了，以致一看见阿琴，我就想逃开。由于我曾经非常烦恼地屡次听过阿琴说的事，所以至今尚能不走样地把阿琴说的事如实复述出来。

阿琴出生在甲州的M灵庙区附近，六岁时丧母，便由村里的寺庙收养。阿琴总是“大师父、大师父”地来称呼寺庙里的住持和尚，对和尚很亲热。阿琴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死得比母亲还要早，所以自己是个孤儿。因为这是死去的母亲亲口告诉她的。但是，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情，阿琴的童心里也冒出过这样的念头：大师父会不会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呢？这是因为阿琴去村里上小学后，男孩子们天天取笑她：“喂，和尚的女儿，和尚的女儿！”阿琴起先以为自己受着和尚的抚养，这才招致别的孩子那么取笑她；与此同时，阿琴也说不上是为了什么，颇疑心和尚真是自己的父亲。不

久，正如阿琴所怀疑的那样，她明白了和尚真是自己的父亲。这是在和尚临终的床前，阿琴的舅母告诉阿琴的。当时阿琴才八岁。

从此，真正成了孤儿的阿琴便由舅父舅母带去抚养了。舅父舅母住在离寺庙十五六里远的村子里，他俩没有孩子，所以非常疼爱阿琴。他们三人就这么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半左右。

有一天黄昏，舅父家中来了一个陌生青年，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乡间根本没有的城市气质，他戴着帽子，一身旅行装束地走进屋来。舅父同他谈得很投机。接着，舅父把在一旁望着大人谈话的阿琴叫到跟前，说：“这是你的哥哥呀。”

阿琴这时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大哥哥。舅父还同这个年轻人一起喝起酒来。阿琴记得这事大概发生在秋天，因为当时已经生起火炉了。阿琴好奇地注视着他们俩，于是知道他们是在谈论她的事。也不知是怎么搞的，他们俩的嗓子渐渐地大起来，仿佛要吵架了。舅母跑进来劝解。舅父本是个极和善的人，平时很少发火，然而这次恼怒极了，舅母怎么

劝也没有用，只听他大声嚷道：“你从小逃离家庭，母亲去世的时候也不来见一见，父亲大殓，你也没来。如今你怎么好意思踏进这个家门！”舅父又说道：“我怎么能把这孩子交给你这种流氓！她已经是我的孩子了。你有什么资格跑来‘哥哥、哥哥’地仗势欺人！”舅父推开了舅母。哥哥站了起来，他长得很高大。

阿琴告诉我说：“我当场就哭了，但看到哥哥站了起来，我又吓得索索发抖，不敢哭出声来。”

然而阿琴最后不得被哥哥带走。哥哥对阿琴说：“我带你到繁华的城市里去，不是这种荒僻的乡村。”

哥哥把阿琴带到名叫八王子的市镇。阿琴同哥哥一起，住在一所房子的二层楼上。这所房子里只有一个老太婆。哥哥把阿琴带走的时候，将阿琴的物品以及父母留给阿琴的遗物，从舅父手中悉数取了过来。这很可能是哥哥用花言巧语欺骗了为人朴实的舅父舅母。来到八王子后，哥哥当晚就没在老太婆的这所房子里住。他把阿琴这个小女孩留在家中，自己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三天不见他回来。有时候，他会接连三四天不回家。于是老太婆就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

楼来。

“你碰上了一个坏哥哥，真可怜。你哥哥今晚又不回来了呀。你大概很寂寞吧，下楼去，下楼去，唔，同我一起睡吧。”

老太婆说着，那晚就一定让阿琴睡到她的被窝里去。其实，哥哥不回来，阿琴也不会感到什么寂寞的。当时，“哥哥很可怕”这一情绪还在影响着她。即使阿琴想同哥哥亲近，也没有亲近的机会。因为哥哥老是不在家。不过，只有一件事常使阿琴一心盼望哥哥回家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每逢哥哥不回来的时候，阿琴晚间就要被老太婆抱着睡，阿琴不愿意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夜深时分一个人在二楼醒来，会恐惧得无法入睡。然而同老太婆睡在一起的话，阿琴得再三再四地和老太婆做下面那样的交谈——于是阿琴学着交谈的腔调，说给我听了。

“你哥哥不学好，又去游荡了哪。他还同女人勾搭上了呢。阿常也是被他弄得神魂颠倒，终于死去了。”

“阿婆，你在说谁死了？”

“阿常呀。”

“阿常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阿常是什么人呀？”

于是老太婆说道：

“是我的女儿呀。”

接着，老太婆讲起了女儿阿常的种种事情。说到末了，她就叹道：“想到这些，我觉得阿常真可怜，你也很可怜，我也很可怜，而我是最可怜的了。”

老太婆说着说着，最后放声哭了起来。她一边呜咽一边继续在说着些什么。

“阿婆，那种事就别去提了吧。”

阿琴说着，也哭了。她就这样哭着哭着，进入了梦乡。

老太婆的脊背已经完全驼了，老得简直像个小孩子似的，她每天晚上要向阿琴唠唠叨叨地重复那些话：

“是我的女儿呀。”

“想到这些，我觉得阿常真可怜，你也很可怜，我也很可怜，而我是最可怜的了。”

于是，老太婆自己也忍不住放声呜咽了。

“阿婆，那种事就别去提了吧。”阿琴说着，也哭了。

老太婆老是把那几句话挂在口上，每天晚上以同样的腔调把那几句话反复好几遍。阿琴觉得，一到晚上就要听老太婆唠叨，这实在是可悲不堪的事，又寂寞，又难受，又可怕。阿琴无法再忍受这种现状，反而一心盼望那个毫不可亲的哥哥能回家来。但是哥哥很少回来，有时有什么事回来一次，也无论如何不在家里多停留。哥哥回家来后，打开阿琴那只从舅父那儿拿来的衣箱，取出母亲的衣物和阿琴的衣物，一到晚上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于是两三天不见人影，甚至一个星期杳无消息。有一次，哥哥十几天不见人影后，突然带了两个陌生人回家来了。这两个陌生人把放在二楼的衣箱搬到楼下去，哥哥也紧跟在陌生人的后面走出去后，又有一段时间没回来。然而时隔不久，哥哥再次突然回来，这次没有带什么人。哥哥夸奖阿琴说：“你看家看得很好。”迄今为止，哥哥从未说过这类话。接下来，哥哥怂恿阿琴上街逛逛。阿琴来到八王子后，还不曾上过一次街呢，因为没有人带她去，而老态龙钟的老太婆是每天待在家里的。阿琴便随着哥哥上街去了。他俩遍逛各处，当走到某一

个地方的时候，一直保持沉默的哥哥突然站停，拉着阿琴的手，非常亲切地对阿琴说：

“从今天开始，你已经是别人家的孩子了，懂吗？”

哥哥说着，哗啦一声拉开眼前那家人家的纸拉门，并且拉着阿琴的手，走了进去。然后，坐到里屋的门槛上，嚷道：

“老爷，带来了。”

只见屋里有两个男人正在谈着什么事，他们听哥哥这么一嚷，便一起朝阿琴望去，于是一个男人说道：

“唔，就是这个孩子吗？个子不小哪。”

另一个男人答腔说：

“是啊。看来两年后就能缫丝了。”

看来，哥哥是早就与他们商谈过的。只听哥哥说了声“那么拜托了”，就自顾自地走了。那个见到阿琴时说“个子不小哪”的男人，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当了阿琴的父亲。他在阿琴身上行使了一个父亲——一个坏父亲的权力。而阿琴在谈这些话时已有三十几岁了，从来不曾得到过这位养父的什么照料。即使在当时，阿琴也没有向养父要过一杯茶，

连门槛上都没坐过。其实，哥哥一离开，那个说过“看来两年后就能缫丝了”的不是养父的男人，便把阿琴带到某人家去干活了。当时阿琴是十岁。

阿琴的东家位于八王子附近。这是一家织绸作坊，所以除了阿琴之外，尚有十来个女工。虽说这些女工都是小姑娘，却也到了青春焕发的年龄，只有阿琴一人，要比她们小一截。不用说，阿琴是既不会织绸，也不会缫丝，什么都干不来。阿琴只能当当助手——在别人牵好经线，把经线团上的长线卷到织机轴子上，压住轴子轱辘轱辘卷经线时，阿琴就在牵出的经线与经线之间插入竹片，使经线不致紊乱。还有，当织绸的姑娘们不小心把梭子掉在地上时，阿琴就得给她们捡起来。这些比阿琴大一截的小姑娘就把阿琴当作作弄的对象，她们见监工之类的人不注意时，就故意把梭子往地上丢，命阿琴去拾。这一头的姑娘这么干了，那一头的姑娘也如法炮制。进而还在阿琴低头拾梭的时候，用脚去踢阿琴的脑袋。于是大家哄声大笑。如果主人或别的人在这时候进来的话，这些姑娘们就像老鼠听到了人的脚步声似的，立刻恢复平静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干活，众口一词咬定刚才都是阿



琴在捣乱。阿琴就老是挨主人的骂：“干吗哭哭啼啼的！讨厌！”甚至还要挨打。这些姑娘在中午、休息时间和晚上，老是在一起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。被排斥在她们圈子外的阿琴有时候无法躲避掉的话，这些织绸姑娘一眼发现阿琴在场，就会冷嘲热讽地说：

“阿琴虽是个孩子，竟有男人了。”

“阿琴最爱听别人谈男人的事。”

阿琴每天不知要被姑娘们这样惹哭多少次。后来，碰到休息时间，阿琴就独自躲到堆房的角落里去，来逃避姑娘们的视线。阿琴一不在场，织绸的姑娘们就少掉了作弄的对象，顿感寂寞得很，便去把阿琴找出来。她们连哄带骗地把阿琴引到众人面前，然后做出种种恶作剧来。此外，阿琴穿着不洁，这也成了大家经常戏弄的内容。这些姑娘经常大声嚷嚷地骂阿琴，把她当作戏弄的对象：

“是个小叫化子，所以一个钱也没有，到了中元节也无家可归。衣服嘛，就只有那么一件。哼，小叫化子，小叫化子！”

“是个小叫化子，身上的虱子成群！”